

诗苑

东水山的竹

□ 砂子

走进大山，山里的竹向我敞开
几缕透过来的光
幽幽抚摸着叶子
见我，我如见故人
见我，它如见一只久别的相思鸟
在风中，竹子依然英俊站着
稍为兴奋诉说着山里的往事
——沙沙沙
有些我听得懂，有些
如巨石，原封不动
见我实在听不懂了，它就以另一
种方式
向我吐露深藏已久的秘密

破竹。破解第一道天符
站着是竹，躺下
便是一条条带有使命的竹筒
山里人不懂，他们只懂古法
把竹筒做成捆地浸泡在水里
担心它们不老实，爱冒头
便加上一块敦厚的巨石守着
又担心它们在沉默中颓废或积郁成疾
再添加一身浩气、清白的石灰石
碰到水，石灰石发出最久远最深沉的
咆哮、呐喊，将深封在
竹筒体内的生命原浆唤醒……

第二道天符即破。竹影化空
只见生命原浆在水中沉浮
我用指尖戳了戳，一片冰凉的闪电
直透心灵，一些沉睡的记忆被
唤醒：
地龙神位、庙宇、坟墓……
闪现一群群黄澄澄的身影
原来是它！竹重生的样子
它成了行走人间的使者
激烈燃烧后，带着
人间最深沉的爱、思念、祈祷
飞向天际——

思念（外一首）

□ 林霖

这个时节，思念总是不期而至
一场雨开始从远方降落
洗净混沌的天空
冲刷被尘埃蒙蔽的眼睛
在路上，一步一回头的行走
不知是归来的游子
还是在外游荡的靈魂

青草沿石碑的方向生长
年复一年，掩盖欲说还休的往事
上坟的人早已不见踪影
地上还残留一丝香烟的气息

此刻，窗前的黄花开了
只有一朵，那么淡，那么小
正试图一点点驱散忧伤

偶感

日子是水做的
在返乡的路上
总能遇见逝去的亲人
一身青衣步履轻盈
而活在尘世的我们
脚印沉重执念太深

多年过去
越来越多的人
一步步走近墓地
而祭祀的人在表演
月光偶尔落在头顶
像舞台的照明

四月的雨

□ 梁丽敏

黑纱笼罩
天幕低垂
路被抹上一层薄薄的黑油
落叶优雅地躺着

风起起身子
雨轻轻地赴约
落了儿滴在窗槛
纱帘还没察觉

哗啦啦
雨下大
拥抱着雷声
五诉衷肠

云雾缭绕处
是远方的青山
它把头转过去
悄悄抹干眼泪
雨走之际
不忘撒下一把种子
从此
大地也有了呼吸

四月的雨
是雨吗
不是
那是春在做最后的告别

重现天才女作家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

林贤治《萧红：孤鸟南飞》新版

新版后记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萧红：孤鸟南飞》是一部关于中国天才女作家萧红的传记。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弃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备尝的流亡生涯。她先后坠入爱情的陷阱，在贫病中极力挣扎，最后客死于南方孤岛香港，年仅三十一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把萧红置于现代中国广阔的背景之上，重现了她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次地见证了她的苦难和伟大。

《漂泊者萧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过三次；今脚印工作室要做新版，提议换个书名。那意思，大约为了新鲜一点吧。

在萧红的名字前面冠以“漂泊者”一词，原是我喜欢的。记得刚上中学时，最早阅读的现代小说，便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其实，小说吸引我的，并非它有多么经典，而是书名中所透出来的自由的别一种深秋的况味。

萧红的身份，以“漂泊者”称呼，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早在少女时代，她便因为抗婚，流落哈尔滨街头。后来，又因为不甘于做日本人的奴隶，和萧军一起流亡，从东北而青岛，而上海，而山西。由于不能忍受男权主义的胁迫，

她跟着感觉走，随同端木蕻良，又从临汾而武汉，而重庆，而香港。至此，她已无缘再做选择，辗转病榻，憾恨以终。

称萧红为“漂泊者”，还有一层意思，便是“内心流亡”。她是一个植根于土地的作家，至死也离不开呼兰河的那一片“生死场”。这在中国女作家中是唯一的，即使置于大队的男作家中，也是早有的。可是，她没有同道者，没有知交，连和鲁迅最亲近的胡风也不能理解她。她在歧视、背叛和隔膜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短暂的的一生中，从不隶属于任何人、任何集团，唯在自由漂泊中寻找自己。

萧红是孤独的。她是一只孤鸟，从北往南，飞遍大半个中国；天低云黑，无枝可依，最后折翼于天之涯、海之角，

葬身于浅水湾滩头。向南，向南，向南！南方是希望的所在，那里有春天，有辽阔的阳光和温暖。然而，在无爱的人间寻找爱，在时代的牢笼里寻找自由，在传统观念和权力意志的壁垒中寻找公平和正义，那结果，只能是一出悲剧。但是，萧红的这种不倦地寻求的精神，是明显地高出悲剧之上的。

在此，我把原书名换作《萧红：孤鸟南飞》，在原来的意义上，凸显漂泊者的孤独，以及蕴含其中的悲剧精神。对于编辑同行为此书出版所先后付出的劳动，谨此表示感谢！

作者
2025年10月10日

驴与马

□ 雷潘

闲居无事，听到刀郎的《罗刹海市》。部分歌词如下：

……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叫马骝，……马户爱听又鸟的曲，……那马户不知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他是一只鸡……他言说马户驴又鸟鸡，到底那马户是驴还是鸡是又鸟鸡……

到底！马户是驴还是鸡？听着，听着，都搞糊涂了。但可以肯定，驴是由马与户两字组成，从汉字的字义来看，驴与马有关。同时可以确定，它不是鸡，驴与鸡不相及。歌词中有一句“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叫马骝”，马骝虽是《聊斋志异》里的一个人物，在小说里人物是有含义的，马骝就是一匹马，而且是一匹千里马。可以推测，驴属于马，应该是马的分支或者后代，抑或变异的后代，反正与马相关。

有一句话：“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也许不需要拉出来对比。是驴是马？非常明显，立见分晓。驴体型小，适应性强；而马体型大，速度快，善于奔跑。两者有一个特殊关系，驴与马杂交生下的孩子叫作骡，骡得到两者优秀的遗传基因，兼具耐力与力量，但无法生育，的确是一个遗憾。这也令驴与马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马能跑，驴吃苦耐劳，到头来，生下一个不“孝”的儿子。这倒提示我们，转基因的东西，是不能遗传的。诚然，区分是驴是马还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它们的原产地。驴原产于非洲，具体起源于非洲东北部，现在的埃及、尼罗河流域一带。我国的驴子最早是从非洲引进来的，属于外来物种，但它不见外，与中国的国情很好地结合，实现高度本地化。而马源于北美洲，其进化与人类密切相关，盛产于水草丰盛的地方。我国的马匹是从中亚引

进来的，主要通过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这两条途径，但本地化程度不高，依赖于中亚传入。汉武帝时，由于战争需要，加速马的改良，培育了伊犁马。后来，由于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出现了“茶马古道”，滋生了马文化，加快了马驯化过程。

驴是低头吃草的，你若与它对视，它的眼睛肯定比你更加温润多情。可以用“柔情似水”来形容，也可以用“相对无言”来描绘，但想来想去，这样还有说不出的地方，好像是欠点火候。于是，想到古人《巴山夜雨》这首诗，有一句“巴山夜雨涨秋池”，用这句诗来形容驴的眼睛，应该是非常恰当的。驴那双大大的眼睛，包含深深的情谊，惹人喜爱。我国哪个省份的驴最多，大概是山东。为什么？山东盛产阿胶，每年消耗无数驴皮。可是，驴皮用来生产阿胶，代表的是死灵魂，要了解活驴，建议去新疆看看。马也是低头吃草的，未吃饱时，一直低头吃，这时眼睛老是盯着人类往马槽投放的食物，唯食物而食物，唯吃而吃，含情脉脉，比较专一。“马低头为吃草，人低头为谋生。”马与人一样的生活态度，接受环境，适应环境。但马有一种傲然脾气，容易骄傲自满，“好马不吃回头草”。也可以这样理解，不仅仅是傲气，也是坚定意志的体现。我国哪里马最多？可能有人说是内蒙古。内蒙古草原大，而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因有良好的草原环境，便推测马多肯定首数内蒙古。非也，我国新疆最多，内

蒙古次之，其次是甘肃。若拿动物的叫声来讲，驴和鸡有共鸣的地方。动物中，黎明时分叫起的，一个是鸡，一个是驴。鸡声一叫，天都亮了，“雄鸡一叫天下白”，而驴子的叫声一样准确，人们只知道鸡叫，不知道驴子叫，天很快就亮了起来。所以，“雄鸡一叫天下白”也可改为“驴子一声天下白”，可惜驴子紧死紧活，基本没有闲情晨唱，它们实在太累了。驴的叫声是叫唤式的，也有哀嚎叫的，比较中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外加不卑不亢。我以为，驴声还是比较好听的，起码比鸡叫好听的。而马的叫声是嘶鸣的，也有尖叫的，比较响亮悠长，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马嘶撕裂，成为情感的纽带。也有将马声嘶鸣喻为边关威胁的，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马声成为戍边将士的警戒信号。

然而，驴是驴，马是马，驴与马毕竟有区别的，不能非驴似马，或非马似驴。我有一个大胆的设置，驴不能更进一步，把自己变成马呢？因当马的好处比驴多，按现在的择偶标准，起码马比驴高大威猛，追求者众多。如王维骑着马去狩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狩猎场景中马蹄轻盈，展现动态美与边塞豪情。如岑参以马为信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羁旅思亲，质朴感人。如杜牧描述唐玄宗为满足宠妃对荔枝的嗜好，“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命人快马加鞭从

南方运送荔枝，需“一骑红尘”昼夜疾驰，博得妃子喜爱。马确实比驴好，帝王都宠爱它，利用它作为运输工具。马确实善解人意，成为猎人的坐骑。马确实为民服务，成为快递必达。可是，驴毕竟是驴，它从不“天马行空”，做不切实际的事，这些都不是驴的理想。一首《咏驴》：“驴驴驴，全靠嚼草呀。死了熬阿胶，活着还能骑。”就是驴子的写照。驴子，只想当驴子。

小时候看《东郭先生和狼》连环画，故事内容众所周知，讲述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险遭反噬的经过。在这里就不说其中的寓意，辨别是非就足够了。想说的是，连环画里有一个画面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画面里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东郭先生，一个是中山狼，另一个是驴子。这说明了什么？那时东郭先生的交通工具就是驴子。这似乎可以证实驴子作为古代主要出行工具之一，而且，像东郭先生这样有身份的人物将其作为出行首选，没有之一。可见，驴作为交通工具很早就服务于人类。古代山水画，画中骑乘的以驴居多。“古寺看碑下驴”，描绘诗人游历场景，对古迹碑文的浓厚兴趣，即便骑在驴背上也不愿轻易下来。再如贾岛的推敲，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推”好还是“敲”好？做这种文字游戏，通过什么来佐证？贾岛只能借助驴背这个意象实物平台，自己充当骑手，手要执缰，腿要夹紧，反复演练，灵感就出来了。还有，徐霞客去了很多前人未到的地

清明时节雨纷纷

□ 何燕环

今天清明，我又来看你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村庄，熟悉，是因为这是我的家乡；陌生，是因为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长。那个父母的他乡，成了我的故乡。

天阴，下起小雨，适宜思念。“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人间四月天，“吹面不寒杨柳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二月份寒假，好友彤邀我去旅行，路线未定，我说跟着就行。没想到后来她公事繁忙没空做攻略，跟旅行社走黄山路线。我不想去，但早答应了彤，骨子骨里的义气说不出不去的理由，黄山是我一直不想触碰的地方。

三十年前到过黄山，那时母亲还在。初入职场那年暑假的旅行，却成了我终生不能释怀的一次。那时母亲还那么年轻，生死于我而言太遥远，远到我根本没有想过。

彤说三十年前是夏季的黄山，这次是冬天的黄山。可春夏秋冬，无一不是我心中的隐痛。

选择登山的路线，主打一个随意，我连爬山的心都没有。彤带着娃请了一个陪爬。与陪爬聊几句。“95年来过，你还没出生吧。”

“我92，那时我爸在黄山抬轿。”这场景熟悉，当年还没索道，有一武汉老师带四岁的女儿过来，

花一百块让轿夫把女儿抬上去。闲聊几句是找一个让我能够回到过去的记忆，回忆里面有母亲。

乘太平索道上山。所谓索道，是一个能容纳百人的大车厢。可索道上看景，于我不过是看个寂寞。一般全程我都闭着眼，这次却缓缓睁开，看见黄山在雪中在云端美得像一幅画，写意山水画。

上山时遇见雪。行进中阳光穿过云层，照在雪上，漫山遍野亮起来，雪后初霁，如在画中走。同行的人兴高采烈，说这样的美景可遇不可求。与他们相比，我只是机械地往前走。这是内心最痛处，却无法言说。我以为会忘记，却低估了思念的刻骨铭心。

在黄山上几个小时，远远不够。以我平时的运动量，这不过是个热身，但我觉得可以了。反正我不是来欣赏美景的，而是一遍遍在脑海里放电影。“母亲未弄丢了我，我怎么就把母亲弄丢了呢。”行进中，我疯狂地回想。前段时间翻出一本三十年前的中药书，冥冥中上天给我机会，但凡用脑翻看看看，就会发现母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我可以防范的。

可一切都只能活在记忆里了。校庆时走进母亲和我共同的母校，去她工作过的地方，看到她初为人师时的学生……思念总是不可遏制地袭来，泪水逆流成河。从黄山回到家那夜，我竟然

梦见了你。你很久很久没出现在我的梦里了。可在梦里你只出现了一瞬，快得我无法捕捉你微笑的表情。是你对我已放心，还是认不出女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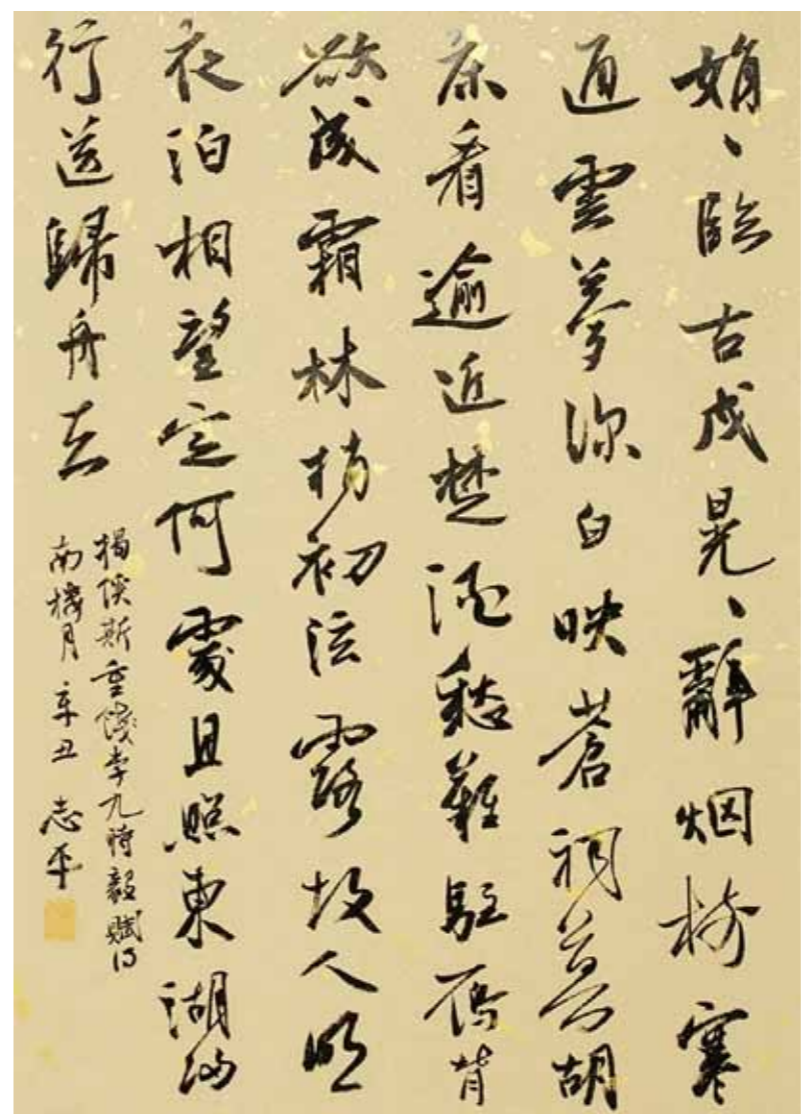
今年春晚阿木的《梦底》，于我更是暴击。我一个人躲进房间，单曲循环“一千一百零一夜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而我是三十个春夏秋冬，无时无刻不在想你。那一刻放下人前的坚强，我像小女孩一样痛哭。

今天回老家，特意到你任教过的学校看看，想找找你的痕迹。村里没有小孩就近入学，学校早已荒废。其实我该料到的，但我还是来了。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写道：“如果最亲的人离去，最初你不会那么痛，因为你缓不过来，反而最难过的是在之后的时光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她时，鼻子一酸泪流满面，想起她在该有多好。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失去亲人最痛苦的不是失去的那一刻，而是日后想起她的每一刻。”

只要没有忘记，母亲就并未远离。我的善良，是母亲留在我血液里的轮回。我的孩子写的字，竟和我的母亲神奇地相似，我放弃了刻意教育孩子写字的念头……这一切，都让我确信母亲并未远离。清明时节雨纷纷。

佳作欣赏



（元）揭傒斯《重饯李九时毅赋得南楼月》行书 陈志平